

陈嘉庚传

傅子玖著

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忘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革新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热忱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



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

退落到洪荒的世界去了！」这真使他「触目惊心，弗能自己！」于是，他更加确认创办新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发民智，是当务之急：「我将立志，把一生所获的财力，全部用来自办教育，竭诚为社会服务，以尽我天职！」

每到村落……其中好些人赤身裸体，满口的粗言野语，形态不堪观，声音又不堪听。嘉庚真是痛心疾首，不禁仰天长叹曰：「真可悲那，快要恢复到上古野蛮状态。」

总理，需汇多少？」嘉庚沉静而诚笃地答：「这随你手头方便，总之量力而行是了。」
「是。一旦需款，请总理电示，我立时可以奉汇五万元。」「好极，好极。」孙中山又一次和陈嘉庚热烈握手，一让我预先向你致谢！
说罢，神速撩开双臂，拥抱一下嘉庚的肩胛。

「我明日取道上海，预计不日赴南京组织民国政府。如果急需用款，嘉庚先生，你能伸出援助之手吗？」孙总理热忱而坦率地问。「能，不必称道！」

嘉庚图书馆方家雅教：

傅子玖 敬賀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六日



陈嘉庚传

傅子玖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嘉庚传/傅子玖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缪俊杰, 王维玲主编)
ISBN 7-80611-794-6

I. 陈… II. 傅… III. 陈嘉庚-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664 号

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

外事顾问: 柴泽民 张文颖 凌 青
主编: 缪俊杰 王维玲

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

陈嘉庚传

傅子玖 著

责任编辑: 陈 新 申 强 装帧设计: 愚人

美术编辑: 宋丕胜 责任校对: 刘英民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3.875 印张 347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8.00 元

ISBN 7-80611-794-6/I · 713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长篇人物传记文学，作品一扫过去那些枯燥的资料化、政治化、模式化的叙述方法，在记述了伟大的华侨旗帜陈嘉庚的爱国办学的伟大业绩的同时，着重刻画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高尚的自省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当然，作者也没有漏掉陈翁作为一个平常人的生活情操。

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

策 划：李世琦 陈 新
主 编：缪俊杰 王维玲
外事顾问：柴泽民 凌 青
张文颖

《赵无极传》：朱 晴

《刘廷芳传》：缪俊杰
宗连坚

《陈香梅传》：胡 辛

《陈嘉庚传》：傅子玖

《牛满江传》：李佑华
吴霞飞

《郑明如传》：张桂琴

《张曼新传》：刘战英

《郑嘉乐传》：黄建大



陈嘉庚先生像



陈敬贤先生



陈嘉庚先生和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油画）



1949年陈嘉庚先生与毛泽东主席合影于中南海勤政殿前

華濱旗幟 民族光輝



陈嘉庚塑像



邓小平同志视察集美学村，他高度赞扬广大华侨积极支持祖国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要求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

嘉庚先生重修集美校舍記成

廣學甄微啟誠其德

漢武榮碑 漢蔡勳碑

漢衛方碑 漢楊旼碑

攬英接秀 隆構厥基

李濟深集力斧書

鳌园题刻 李济深先生题词

相期勤鍛鍊
於此暢胸懷

張治中

鳌园题刻 张治中先生题词

攬岳窺萬象
立石紀重光

傅作義

鳌园题刻 傅作义先生题词

目 录

序言	(1)
一 啊，新加坡！	(1)
二 顺安父子	(19)
三 得江之春	(41)
四 心事浩茫	(60)
五 天赋的火花	(80)
六 灿烂的胶林	(102)
七 华侨乃革命之母	(116)
八 一颗中国心	(143)
九 最富活力的学校	(173)
十 南天一柱	(198)
十一 风雨晦明话商战	(227)
十二 星洲烽火	(263)
十三 星洲烽火续篇	(289)
十四 北国万里行	(315)

• 陈嘉庚传 •

- 十五 北国万里行续篇 (359)
十六 蕉风椰雨玛琅月 (387)
十七 永远的巨鳌 (416)

风行水上涣

——《陈嘉庚》创作札记 (426)

一 呀,新加坡!

晚霞挂在西天,忽浓忽淡地变幻着。几丝稀薄的白云,飘飘洒洒,打成了卷儿,又堆成了团儿。

南中国海无垠的海面,波浪在远处喁喁低语;一群海鸥在晴朗的天宇间盘旋。

款款秋风,不断变换着气味和风向,清爽的,阴凉的,咸涩的,腥腥的,燠热的,……随着潮汐升降吹拂,它告诉“美丰”号的乘客,距离祖国的大陆远了,更远了……

十九世纪中叶的火轮,引擎发出钝响,老牛般地咆哮着,喘息着,“美丰”号吃水数尺,沉重地拖着三百多名形形色色的旅客,日夜兼程,从厦门鹭江起碇,犁波耙浪地向新加坡马六甲海湾进发。

抑郁、沉闷的十个白天又九个夜晚过去了。难得这么一个多彩的黄昏。海空破裂处,残阳不断幻化着迷人的颜色,瞬息绛红,瞬息橙红,瞬息胭脂红,玫瑰红,桔红,黛红,绯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青年陈嘉庚身着银灰色的丝绸长衫,英姿洒脱地挺立于船舷边,放眼苍海天穹,默念着诗句。茫茫的大海,似乎摇摇欲睡。倏忽间,他耳畔响起瓮声瓮气的声音:“义山这两句诗,隐含着对李唐王朝衰败的忧虑。”一股若有若无的声音过去,他脑际浮现出一张桃